

中国当代艺术家访谈丛书

邱光平访谈录

刘 淳·著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● 三晋出版社

邱光平访谈录

刘 淳·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邱光平访谈录 / 刘淳著. —太原: 三晋出版社,
2015. 4

(中国当代艺术家访谈丛书)

ISBN 978-7-5457-1128-8

I. ①邱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邱光平—访问记 IV.

①K825.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61699号

邱光平访谈录

著 者: 刘 淳

责任编辑: 张继红

助理编辑: 张 婷

责任印制: 李佳音

出 版 者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三晋出版社(原山西古籍出版社)

地 址: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

邮 编: 030012

电 话: 0351-4922268(发行中心)

0351-4956036(综合办)

0351-4922203(印制部)

E-mail: sj@sxpmg.com

网 址: <http://www.sjcbs.cn>

经 销 者: 新华书店

承 印 者: 山西臣功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×960mm 1/16

印 张: 16.25

字 数: 160千字

版 次: 2015年4月 第1版

印 次: 2015年4月 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57-1128-8

定 价: 98.00元

■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我们正在踏入没有出路的陷阱，
迫使每个人仰天呼唤，
以求得更深更深地全部淹没。

——题记





第一部分

抓紧了呵，于是我们冲下去。在山中，你会感到舒畅。

——艾略特



刘 淳：我第一次见到你时，你留着长发和胡须。据说，长发与胡须在过去很长时间成为你的特征，所以被人们称为“邱克思”。这次见到你，你居然变成一个光头，我想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转变？

邱光平：前不久开车去西藏走了一圈，大概一个多月吧，最远跑到阿里，到了藏传佛教的中心点冈仁波齐。我在山下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神圣，所以就决定把头发剃掉，而且还埋在神山的下面。

刘 淳：为什么在最神圣的地方将头发剃掉呢？

邱光平：也许是在我的心中产生了一个关于艺术的愿望吧。

刘 淳：愿望跟头发有什么关系呢？

邱光平：我这次走进藏区所感受到的东西很多，认识也很深刻，所以就产生一种要通过艺术的方式将其呈现出来的想法和冲动。也许这个过程是三年，也可能是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，于是就剃掉了头发，然后将其放在神山下面，我就成了光头。

刘 淳：剃掉头发，然后埋在神山下面，这意味着什么？

邱光平：其实，头发是在不断生长的，所以，我想等我把我的感受完全释放出来，然后用视觉的方式在展厅呈现一个展览，那时候再刮一次头，到时，它和在西藏埋进去的头发就完成了一次头发自身的重生，或者叫轮回。同时，也意味着我的艺术的重生或轮回。

刘 淳：据我所知，在西方，一个人的发型发生了变化，大概意味着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可能都将发生改变。比如一个艺术家的发型有了变化，就意味着他的艺术将发生重大改变。中国人似乎没有那么多的讲究……

邱光平：西方的概念或习俗我不太清楚，但在我的内心深处，还真的

一种发生转变的动力。刚开始的时候我自己也不习惯，很多朋友看到这个形象之后都很吃惊，说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啦？其实朋友们是看惯了“邱克思”的那种发型和胡须，但很快也习惯了光头，连我自己也习惯了。其实我剃光头不仅是一种表面的行为，内心深处剃头的过程只有我自己知道。或者说，我是在跟自己较劲，我要让这个头发重新生长出来，直到我把触动我内心深处的东西做成艺术品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
刘 淳：以前一直是长发吗？

邱光平：对，好像自从我学习美术以来一直都是留着长发，早已习惯了。也没有什么刻意性，就是一种习惯，久而久之，就成了一个人的标志了。

刘 淳：这个光头是在西藏的什么地方剃的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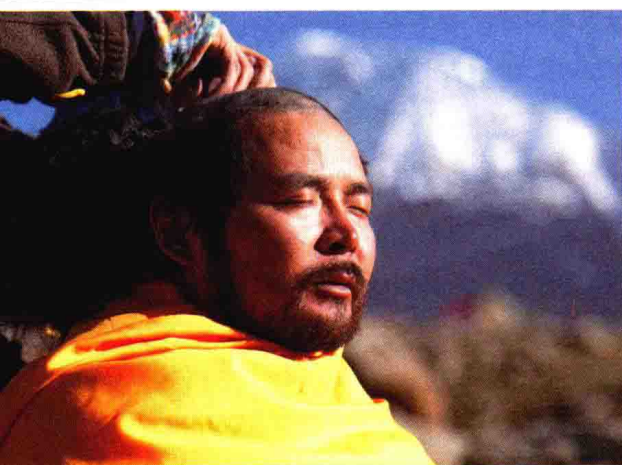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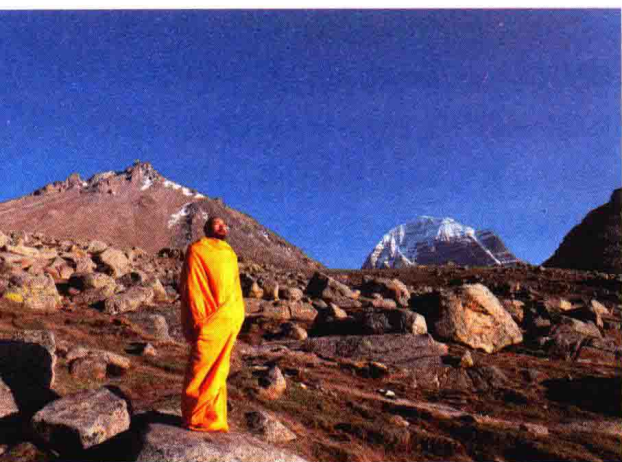
邱光平：西藏阿里地区的塔尔钦小镇。

刘 淳：在理发店剃的？

邱光平：不是，是自己剃的。

刘 淳：是剃的还是刀刮的？

邱光平：这个过程挺有意思的。那天我们到了神山脚下，那里有一个很小的城镇，叫塔尔钦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都会住在这个小镇上。我们也住在小镇上，所到之处都是海拔5000米以上。到垭口时海拔5800米，呼吸明显困难。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出发了，一点一点地往山上挪，到下午四五点钟时，我们到了一个休息站，叫作补给站，其实就是藏民搭的帐篷，还有武警官兵搭的临时板房。那个地方叫执热寺，是一个寺庙，我们就住在这个地方。当夕阳照射神山时，不知道触动了我的哪根神经，我突然来了感觉，拿上几块准备好的红色和黄色的布，和助手等人一起来到后山。后山的风很大，我当时站在一块大石头上



《发鸣》

时间：2014年6月6日19点40分至20点50分

地点：冈仁波齐执热寺

海拔：5100米

面，背景就是冈仁波齐。冈仁波齐的形状就像金字塔，那里还有积雪。

刘 淳：终年不化的积雪，还有在夕阳映照下的冈仁波齐……一定是一道非常壮观的景色。

邱光平：是的。当时风特别大，我就披着黄布站在那儿，真的有一种灵魂出窍的感觉。

刘 淳：当时你是光着身体还是着衣？

邱光平：着衣，是穿着衣服披着黄布的，裸体会有生命危险。我就披块黄布站在那儿，当地的武警很敏感，马上过来询问。我当时萌生了剃头的想法，因为山上的风特别大，时间久了会感冒，在西藏感冒是件很危险的事情，所以赶紧让助手帮我剃头。

刘 淳：就在山上剃的？

邱光平：是的。当时就在山上拿着推子弄了一个多小时，而且用了两个推子都不灵了，最后剃到一半就没有再剃……

刘 淳：什么原因？

邱光平：不知道。到了一定的海拔高度，剃头的推子都不灵了，剃了一个多小时，最后实在没办法了，就用小剪刀一点点剪完的。

刘 淳：那不就像狗啃的一样吗？

邱光平：是呀。整个过程很艰难，很不顺，但总算是胡乱弄完了。最后我把剃掉的头发用黄布包裹起来，找了一块大石头把它埋进去了。

刘 淳：挖坑了吗？

邱光平：不用挖坑，就是用石头把它压住。在当地，如果藏民看到用石头堆起来的東西，他们还会继续加石头的，这是一种藏人的习俗。

刘 淳：为什么还要埋起来？

邱光平：当时我想，12年是一个轮回，如果12年之后我还能再去的话，我一定能够找到它。也许，头发只是一个外在的形式，重要的是对神山的感受，还有我的许愿，它永远在我的心中。

刘 淳：光头长出头发以后，还继续留长发吗？

邱光平：好像已经习惯光头的了，感觉很舒服。长发有些麻烦，每天都要洗。也可能还要留，为了许的那个愿……

刘 淳：这么说，你在神山之巅的大风中削发，还真的有点庄严和悲壮的感觉，还有点仪式感。

邱光平：在那样的环境中，我相信谁都会被神山触动。确实有一种庄重感，有一种神山不可冒犯的庄严和敬意。

刘 淳：你留光头的形象很像作家马原，他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，他在西藏生活了很多年，写过很多非常优秀的小说，在国内影响很大。马原年龄比你大，块头比你至少大一圈。你俩长得还真有点像，尤其是脸型，还有那种感觉……

邱光平：是吗？有机会认识一下，他有没有胡子？

刘 淳：有胡子，但他常年都是寸头。

邱光平：其实，我从内心还是挺怀念长发的。

刘 淳：怀念什么？是那种艺术家的感觉吗？

邱光平：说不清楚，也许是吧，也可能怀念的是那种感觉。

刘 淳：20世纪80年代以后，很多年轻人都往西藏跑，有的到西藏是工作，有的采风，有的是一种英雄壮举，有的或是感受神秘寻找灵感。无形中形成一种“西藏热”……

邱光平：的确，80年代有很多艺术家、诗人、作家、音乐家和电影人等



《克思的马车》

时间：2007 年

地点：珠峰

海拔：5300 米



克思的马车 手稿 纸本炭笔 50×80cm 2009

都往西藏跑，大概是去寻找灵感。最有名的是陈丹青的《西藏组画》，也包括艾轩的油画作品等。我的老师程丛林也画了很多关于西藏的作品。因为西藏有一种神奇的力量，西藏有神秘的宗教，特殊的地域和特殊的文化背景让人产生好奇，于是在内心就产生一种向往。现在我们再来看西藏，那些作品其实跟他们本身关系并不太大。陈丹青画了《西藏组画》，可是西藏和他生活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关系。

刘 淳：但在他之前很少有人去过。

邱光平：正是因为陈丹青之前很少有人去过，很少有人画过，所以才形成一种所谓的“西藏热”，把西藏人用油画的方式表达出来。直到今天，西藏依然是很多搞艺术的人梦想的地方，包括我在内。我2007年去过一次，在珠峰大本营做了一个行为作品，光着上身，在海拔5200米的高原做了一个《克思的马车》的行为作品。用一种朝拜的方式去体验高原的那种特殊的神秘感觉。我一直在想，究竟是什么样的精神力量让西藏人在空气稀薄的

地方世世代代生存下来?! 这是我在西藏印象最深刻的地方。我想研究的是西藏人的精神力量。其实，就是宗教的力量。他们有信仰，你想在高海拔、严重缺氧的地方活下来，他们靠什么？靠的就是信念和意志。物质对他们来说根本不重要，整个家族所有的财富只有一个目的，最后全部献给佛祖，就是在这种精神的支撑下他们一辈辈活下来。

刘 淳：它对你的艺术产生怎样的影响？

邱光平：2007 年从西藏回来之后，这种想法一直在我内心延伸，种种追问一直缠绕在我的心中。最主要是想找到一种表达方式，但是你又不能画成像陈丹青的那种油画。尤其在今天，那是缺少智慧的做法，没有任何意义。所以在七年之后，我又组织了一次活动，叫“转转转——邱光平千山万水艺术项目”的活动，将时间和空间拉大，等于我把自己重新放到那个环境中去。这次时间更长一些，还是去体验和感受，对一个艺术家来说，没有比亲自体验和感受再重要的东西了。对于我来说，去了就会有不同的感受，有了感受就会激活你的创造力。

刘 淳：感受，对任何一个艺术家都会有的，那么你到西藏究竟想要寻找什么？

邱光平：这才是我要思考的问题。我一直想把我的广东经验，就是早年我在广东打工时的生活与经历，与高原上的西藏人产生某种内在的联系。是什么样的精神力量支撑着那些打工仔继续在那个地方生存。他们已经是第二代或第三代打工仔了，他们再也回不到故乡了，那是一种没有时间概念的漂泊。所以我想，从人的意义上说，他们之间究竟有没有一种联系？这才是我要思考的核心问题。

刘 淳：你是要找到一条内在的线索？

邱光平：对。一想到这两个不同的群体时，我就开始兴奋。我一定要找

到他们中间的那条潜在的暗线。最让我兴奋的是，一个是最高海拔点，一个是最低海拔点。这种巨大的反差使我在研究与分析上产生极大的兴趣。

刘 淳：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……

邱光平：两群人。一群人对来世充满理想和美好愿望，他们的表情完全流露出来。目光中充满对未来的期望，叫作快乐修行。另一群人对未来充满迷茫。一方有信仰，另一方却根本没有信仰。

刘 淳：从地域上说，一个是物质最发达的地方，一个是物质最匮乏的地方。

邱光平：没错。所以有些东西逐渐清晰，头绪慢慢就会捋出来。现在正在研究的过程当中，开始找到兴奋点了。我用我的肉身西藏的最西端找到了一些感觉，也许那就是一种精神的力量。你看那些苦苦修行的人，他们除了信仰之外，夹杂着愚昧、落后和无知。西藏的资讯很不发达，但他们就是靠着这种信仰而获得了幸福感，所以他们的精神很饱满。与他们对应的是广东的打工仔，他们中有高智商的人，有知识分子、诗人、文化学者等，什么身份的人都有。但是他们追求的是物质，吃的穿的用的肯定比高原上的人要好得多，但他们没有幸福感，因为他们没有信仰。所以在两种文化的对应中，激发了我的研究兴趣和热情，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就是在这方面的研究上。

刘 淳：这次西藏之行走了多长时间？

邱光平：时间跨度是33天，整个行程一万多公里。

刘 淳：走了很多地方？

邱光平：西藏大部分地方都去了。最西边走到狮泉河，再过去就是印度了。藏北无人区，真的是没有人烟的地方啊。地貌和景色就不用多说了，绝对是中国最美的风景，但那种美就是一种荒芜和